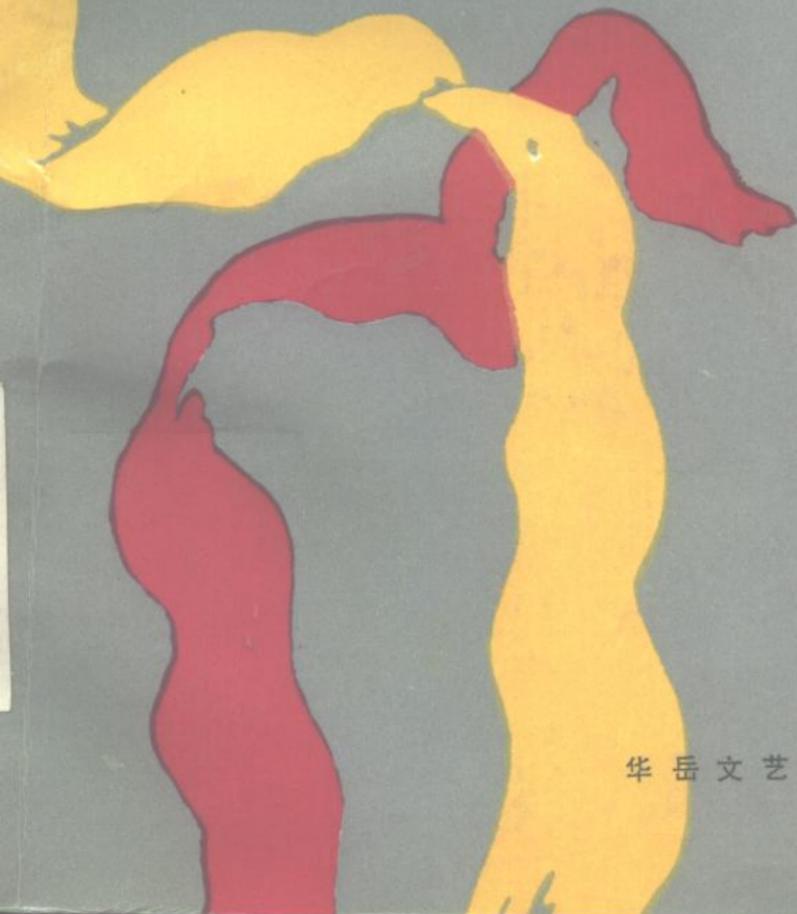


大哲学家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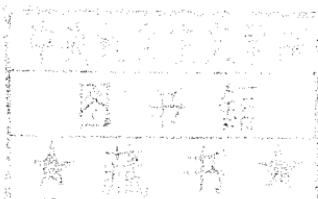
亨利·托马斯 著
(美) 戴娜·莉·托马斯 编
陈建华 安庆国 康 剑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大 哲 学 家 小 传

亨利·托马斯
〔美〕 黛娜·莉·托马斯 著
陈建华 安庆国 康 剑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Living Biographies of Great Philosophers
Henry Thomas
Dana Lee Thomas

据美国纽约花园城出版公司1956年版译出

大哲学家小传
亨利·托马斯 著
〔美〕 黛娜·莉·托马斯
陈建华 安庆国 康剑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开本 10印张 2插页 198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

ISBN 7-80549-040-6/I·33

定价：2.60元

序

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一个神奇故事的作者。他笔下的主人公便是你、我，而故事情节所涉及的四个问题更是与我们大家都休戚相关：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向何方？怎样才能在这个故事中把派定给我们的角色扮演得最好？换句话说，哲学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更好地认知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确切位置。

有些人对哲学持一种敬而远之的规避态度，他们模模糊糊地认为，哲学家无非是“一个在黑屋子里寻找黑猫的蠢才，因为屋子里根本就没有猫。”一位犬儒派学者曾经把所有的哲学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越来越多的事物懂得越来越少，直至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类则是对越来越少的事物懂得越来越多，直至他们只通晓虚无。

然而，对哲学作如是观，显然是一种谬以千里的偏见。本书将向读者证明：伟大的哲学家不仅单纯质朴，而且讲求实际。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深入到存在的迷宫中去，探寻出一条畅通无阻的小径，使我们这些后继者得以循路前行。他们是引导者，帮助我们在神秘的林莽中辨认

出自己所处的位置。科学家只能为我们提供这片林莽的外部特征，哲学却向我们指示出它的内部——包括外部——的全部蕴涵。他们并不仅仅向博学多识之士提供圣经，而是为每一个世人的生活历程奉献出一本指南。有这样一个故事：某日，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去实验室向他们讲授人体的构成，所有的东西封存在瓶子里，贴上标签，整齐地排成一列——“一个曾经名叫约翰·史密斯的人的全部物质。”学生们记下了玻璃罐中的东西：

水份，足以装满一只10加仑的水桶。

脂肪，足够制7条肥皂。

碳，可制9000枝铅笔。

磷，可制2200根火柴。

铁，可制2根洋钉。

石灰，足够粉刷两个鸡棚。

微量的镁和硫。

“这一切太有趣了，”记完笔记的学生感慨道，“可约翰·史密斯在哪儿？”

“这个问题嘛，”教授答道，“应当由哲学家来回答。”

在这本书中，读者诸君不仅能够找到哲学家给予的答案，而且能够读到他们的生活故事。透过他们富有生气的思想，你将会看到一幅幅生动逼真的思想家的图像。

亨利·托马斯

黛娜·莉·托马斯

目 次

序.....	(1)
柏拉图.....	(1)
亚里士多德.....	(20)
伊壁鸠鲁.....	(33)
马可·奥列利乌斯.....	(46)
阿奎那.....	(64)
弗兰西斯·培根.....	(77)
笛卡尔.....	(97)
斯宾诺莎.....	(109)
洛克.....	(128)
伏尔泰.....	(142)
休漠.....	(160)
康德.....	(179)
黑格尔.....	(192)
叔本华.....	(204)
爱默生.....	(226)
斯宾塞.....	(244)
威廉·詹姆斯.....	(256)

2/3/17

- 尼采.....(269)
柏格森.....(289)
桑塔亚那.....(304)

柏 拉 图

(公元前427——公元前347)



雅典诗人阿伽同正在家中大宴宾客。他刚刚以他的悲剧夺得了希腊剧院的首奖，并邀请了他的至爱亲朋跟他一道来欢庆这一胜利。客人们讨论着他们最热门的题目：爱情，他们依次发言，竞相阐明自己的观点，力图证明自己道出了这一媚惑人心的话题的真谛。

“爱情是最年长，也是最强有力的神祇之一。”费德鲁说，“正是由于有了她，寻常的年轻人才得以转变成英雄，因为落入情网的人耻于在自己的恋人面前表现出怯懦，倘若给我一支由情人组成的军队，那我便能征服整个世界。”

“完全正确，”下一个发言者保萨尼阿斯附和道，“不过你必须分清凡俗之爱和天堂之爱——前者是肉体间的吸引；而后者则是两颗心灵的融合。鄙俗的肉体之爱仿佛长有翅膀，青春的花朵一旦凋谢，它便会振翅远去；而高尚的灵魂之爱却是一种终身不渝的情愫。”

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情爱论却又令人耳目一新：“在远古时代，”他讲道，“男、女两性结合成一个躯体，四只手，四条腿，两张面孔，整个身子象一个圆球。它行动起来八肢并用，就象一个有八条轮幅的车轮翻滚着前进，速度快得惊人。这种阴阳一体的怪人力大无穷，野心也大得吓人。他们想重新划分天国，并打算向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发起攻击。宙斯灵机一动，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咱们把他们一分为二，’他说，‘这样既能够削减他们一半的力量，又能使我们多得到一倍的祭品。’于是，他把他们劈成两半，分成了男人和女人。自此以后，曾经合为一体的两半拼命想要重新合二而一。这种两性间渴求结合的愿望便是我们所说的爱情。”

在阿里斯托芬幽默的阐释之后，又有几个人陆续地对爱情的含义作了有趣的界定。末了，大家恭请贵客苏格拉底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高论。

“听了大家的滔滔雄辩之后，”苏格拉底说道，“我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石人哑汉，以我的驽钝怎么能与各位的颖慧抗衡呢？”

这种半揶揄的谦逊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开场白。接下来他便开始以自己的“驽钝”来驳斥群贤的“颖慧”了。他提出一连串无法解答的问题对上述各位的论点进行逐一的诘难——苏格拉底正是问答教育法的创始者。破而后立。他接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爱是人类灵魂对美的渴求。”他说，“恋人的热望不仅仅是发现美，而且要创造美，并使之不朽；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植下永恒的种

手。因此，两性才彼此爱恋——目的是再造自身，以便将有限的天年拓展成永生。正因为如此，父母才会热爱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创造了下一代，而且在永无止息的对美的追寻中，创造了新的求索者、伴侣、同道和后继人。”

那么，我们大家都力图通过爱而使之不朽的美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智慧、是德行、是荣誉、是勇气、是公正、也是忠诚。一句话，美即真。“而真乃是通往天国的必由之路。”

四座的宾客对这位赤脚哲人的宏论报以热烈的掌声，此后便开始谈及一些繁杂俗务。接下来他们开始赌酒，一直闹腾到次日黎明。狂饮者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欢宴，雄鸡唱晓时，席上只剩下阿里斯托芬、阿伽同和苏格拉底三人。他们用一只大高脚杯传饮，苏格拉底一面还向两位已经醉眼迷离的诗人释说：伟大的喜剧作家必须同时是伟大的悲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最先沉入梦乡；天亮时，阿伽同也鼾声如雷了。苏格拉底轻轻地把他们的身体摆弄好，又以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名义干了最后一杯，这才离开阿伽同的宅第去进行他的日常工作——在雅典的市民中传播智慧。

这次著名的饮宴中有一位客人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正是这位年轻人，后来使自己导师的精神力量和肉体耐力得以不朽。他的名字便是柏拉图。

2 柏拉图是上苍特别宠幸的孩子之一。象歌德一样，

他具有众神能够赐予凡人的一切天赋——高贵的门第，富有的双亲，俊美的容颜，健全的心智，雄壮的体魄（他因宽阔的双肩而有冥王普路托的称号），对知识有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在拓展智慧的过程中，他二十岁时投入苏格拉底的门下求学。其时，苏格拉底已经六十二岁（公元前407年）。

柏拉图很早就崇拜苏格拉底。他加入了那群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的行列，尾随着有名的“牛虻”穿街走巷，惊异而兴奋地听他把雅典的智者们“鳌”得自认无识。苏格拉底象林神萨蹄尔一样丑陋，但却象圣徒一样亲切感人。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亚西比德曾经把他比作雅典集市上出售的廉价雕像：“它们的外表象西勒诺斯（神话中的小丑），然而剥开它们的皮相，你可以在它们心里找到一个神祇的形象。”

然而，苏格拉底并不企求达到神一般的睿智，相反地，他只是谦逊地让自己专注于人类自身的重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问题。“我只懂得一件事，”他说，“那便是：我实则一无所知。”接下来他便向所有的人证明，他们也跟他本人一样——一物不知。他的职责就是学习，并促使他人学习。“我的母亲是一名产婆，”他说，“我也打算步她的后尘。我是一名精神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于是，他走遍了雅典的大街小巷，而正是这位言辞朴素、容貌亲切的哲学家，成了尽人皆知的圣苏格拉底。他鼻子扁平，嘴唇肥厚，眼球凸出，肢体粗笨，而思想却闪

耀着天才的光辉。他四处提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例如：这是什么意思？虔诚意味着什么？公正的含义如何？真的本质何在？他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的职业是什么？你可曾为它充实了一些知识和技能？你可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是，你对于政府知道些什么？你是律师吗？你可曾研究过人类行为的动机？你是教师吗？在你敢于攻击他人的愚昧无知之前，你采取了怎样的步骤来克服你自身的浅陋？

他用这种问题来反复诘难那些渊博的老学究，最终使他们的愚昧暴露无遗。然而，他如此行事却并不包含着恶毒的用心，他也同样热衷于揭示自己的无知，他的唯一目的便是摒弃谬误获取真知。“我追寻真理的足迹，象猎犬追逐猎物一样。”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他克制了他的其它兴趣，忘记了他的工作——他是个雕刻师，甚至完全漠视他的家庭。他的妻子赞蒂佩是个出名的悍妇，她可是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提醒他：她是不容忽视的。苏格拉底是个典型的哲学上的殉道者。那么什么是哲学呢？——他问道。哲学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它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性格，即是说更熟悉我们自己。

然而多数人在了解自己之后反而会感到失望。苏格拉底搬开了雅典人眼前那扇自我陶醉的镜片，而在他们面前竖起了真实之鉴，因而使自欺欺人的雅典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镜鉴中看到的不是人而是野兽的形象。跟野兽一样，他们立即扑向苏格拉底，对他大施凌虐。有好几年时间，他们听任他流落在外，备受奚落和垢骂，甚至

偶尔还要遭受皮肉之苦。接下来，在雅典的道德氛围中仿佛燃起了一片野火，雅典公民们较为美好的感情全部化成了灰烬。雅典在伯罗奔尼撒之战中惨遭败北（公元前404年），这是一场独裁的斯巴达与民主的雅典之间的抗争。人类的体面、生命的尊严、个人自由的观念，无不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僭主克里蒂阿斯推翻了自由政府，而当他的统治后来也被推翻时，整个国家便被卷入了一场革命。这时，人性中最卑劣的情感全都放纵无度地释放出来了。雅典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再也不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安全之地了，尤其对于一个敢于坚持自由表达思想的哲学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一天早晨，当苏格拉底进入市集时，他发现那儿贴出了一份对他的控诉书：

苏格拉底犯有如下罪愆：1.不敬奉城邦崇拜的神，从事新奇的宗教活动；2.腐蚀青年。其罪当杀。

煽动这项指控的主谋者是一个名叫安奈图斯的毛皮商。此人对苏格拉底心存怨恨，因为苏格拉底曾经建议安奈图斯的儿子放弃其父的制革生意，专心致志地去钻研哲学。安奈图斯一口咬定，这种败坏年轻人灵魂的罪尤只配判处死刑。

这是一场皮革和知识之间的官司。皮革胜诉，苏格拉底被捕入狱并受到了审讯。

苏格拉底完全能够逃避一死的，因为根据雅典的法

越，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的人可以选择流放以代一死。此外，他的一些富有的友人——包括柏拉图——已经买通了狱吏。假如苏格拉底愿意，他完全可能逃走。然而他却不愿出逃。他的最后时刻到了，他也准备好了去迎接自己的命运。他终其一生从不规避险阻，如果必要，他也敢于直面死神。他年轻时曾经因作战英勇而受到表彰。中年时，当全体公民要求处死一名被指控为临阵怯懦的海军将领时，他身为元老院议员，敢于挺身而出与鼎沸的舆论抗衡。几年之后，他又以同样的勇气公然蔑视僭主克里蒂阿斯的权威。僭主曾命令他以逃往萨拉米斯的莱昂的名义在雅典发起一场“民主叛乱”。但是苏格拉底拒不执行僭主的命令。“为了这个缘故，我也许本该被处死的，”苏格拉底说，“假如克里蒂阿斯的政府不是如此迅速地垮台的话。”

如今，既然他已被判死刑，他也就决不畏避。趁现在精力犹存之际便结束自己的生命，强似苟活到垂暮之年在气息奄奄之中无助地打发余生。他向来以自己生理上的忍耐力自傲——他是雅典独一无二的人，敢于在隆冬季节赤脚踏过冰雪。正因为如此，他绝对无法忍受那种丧失了活力的生活。“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死亡吧，如同我们面对生活一样……依我之见，困难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逃避罪恶。因为罪恶比死亡更快捷，它转瞬之间便能拽住我们……如今死神已经抓住了我，但罪恶却攥住了我的指控者……我甘愿服从对我的判决，他们也必将领受应得的惩罚。”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学生们到狱中去看望了他。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致使这篇对话成了跻身于世界伟大史诗之列的传世名作。学生们簇拥在苏格拉底身旁。他让其中一名学生坐在他旁边，他一边抚弄着这个学生的头发，一边阐释着他对生死、灵魂不朽等问题的看法。死亡并不是一种忘却了困扰、不公正、失望、苦难和悲伤的永恒而甜蜜的长眠，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尘世通往天国的大门，是通往上帝寝宫的长廊。

“而在那里，我的朋友们，决没有任何人会因为自己的观念而被处死……因此，大家都高兴起来，用不着为我的死感到痛惜……当你们将我放置进我的坟墓时，记住：你们仅仅埋葬了我的躯壳，但却埋葬不了我的灵魂。”

日落时分已渐渐降临，狱吏手持毒芹进了牢房：“噢，苏格拉底，但愿你不要怨我，你心里明白：其他人才是杀死你的元凶，但却不是我这个可怜的人。”

说着，他取出一只杯子递给了苏格拉底。他突然热泪盈眶，转身离去了。

“其余在场的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泪如雨下……只有苏格拉底依然镇静如初。‘真是荒唐’，他说，‘我早早地打发走了那些妇道人家，就是想避免出现这种尴尬场面……安静些，孩子们，让我在安宁的心境中去迎接死亡。’

“他的话使我们羞愧难言，于是大家都饮泣吞声，强忍下如泉的泪水……苏格拉底一口饮尽了那杯毒芹汁，然后遵照狱吏的叮嘱躺在帆布床上。”毒液渐渐地漫延到他

的全身，直至侵蚀到他的心脏。“接下来，苏格拉底全身痉挛了片刻，然后瞪上了两眼……这便是我们导师的结局，一个我所认识的最睿智、最厚道的哲人，一个所有人群中最好的人的结局。”

3 苏格拉底死后（公元前399年），柏拉图感到自己最好还是离开雅典，外出暂避一时。因为他曾经试图解救苏格拉底，因而在城里已经成了扎眼的人物。他开始周游“世界”——那时所知的世界还不如现今这么广阔，他究竟去过哪些国家，我们说不清。但他很可能去过意大利，并在那儿研习了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哲学。毕达哥拉斯被柏拉图称为“音乐之父和数学的奠基人”。据说柏拉图从意大利出发又到了西西里、库瑞涅、埃及、约旦，甚至到过恒河两岸。即使他不曾亲身光临，他也一定神游过这些国家。因为当他游学十二载重返雅典时，他的头脑已经变成了一座思想的宝库，储藏着全世界世代积累的智慧和学问。

然而，苏格拉底依然是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大师。他将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教育事业，去宏扬苏格拉底所发现的真理。为此目的，他在雅典的公所里开办了一所名为艾卡狄米亚的哲学学校。这儿绿树环绕，神庙和雕像随处可见。它座落在河滨：

流水淙淙浸润着六月的浓荫，
夜阑人静
合着枫叶飒飒

奏起了催眠的乐音。

他建立起这所著名的“学园”，并开始系统地阐释苏格拉底的学说——或者可以直称为柏拉图学说。因为柏拉图的所有思想都是假苏格拉底之口，以对话的形式表达的，所以我们很难确定哪些思想属于苏格拉底，哪些思想属于柏拉图。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无论对于柏拉图，还是对于苏格拉底，一切哲学的全部含义及其使命，无非是在人们心目中确立公正。苏格拉底宣称：“公正是唯一真实的欢乐，没有正义就没有欢乐。”柏拉图跟通常一样，假苏格拉底之口补充道：“然而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人谴责过不公正，或是颂扬过正义（他显然对希伯莱先知们的教导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人注意过这样的事实……不公正乃是我们灵魂中的罪恶之尤，而正义则是善之至极。”

正是为了界定公正的确切意义，柏拉图写作了他不朽的《柏拉图对话》。爱默森在谈及这些对话时，曾经引用了欧玛尔论述可兰经的评语：“所有的图书馆尽应付之一炬，因为它们的全部价值都在这本书里。”柏拉图也许是世界上所有伟大思想家中最博学多识的人，用爱默森的话来说：“有头脑的人们仍在写作的、争论不休的所有问题，却可以从柏拉图那里求索到解答。”确实，柏拉图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公正的原则，大凡人类感兴趣的题目，他几乎一无遗漏地进行过探索。人类大同、优生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人口控制、自由恋爱、言论自由、各自的和统一的道德标准、财产公有制、妇女问题、